



散文

# 人闲桂花落

仇士鹏

王维在《鸟鸣涧》中写道:“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我一直好奇,究竟是人闲,所以感到了桂花落,还是桂花飘落的时候,人会感到片刻的安闲?

齐白石画过《桂花双兔图》,画中,一白一黑两只兔子萌萌的,头顶是一树桂花,枝条苍劲,堆满了鹅黄的桂花。兔与桂相映成趣,我想,齐白石画这幅画时,必然是带着笑的,于是那桂花的枝条才能从岁月的留白处伸来。

文人墨客对桂花似乎都有着别样的喜爱,比如李清玄曾在书中分享过做桂花酱的秘方:“把盛开的桂花采下,在玻璃罐中放半罐,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撕成片片,放入桂花罐中,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用蜡密封,10天后就可以食用,而且愈陈愈香。”

可能,是因为桂花香最符合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平和而又婉约,芬芳而不甜腻,悠远而有余韵,如甘露般滋润,如清泉般清冽,如明月般轻柔;也可能是因为桂花独特的一抹淡黄,“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不去附庸风雅,而是重新定义人们眼中的风流雅韵,在象征名贵的红与碧之外开辟新的审美领地。恰如谢懋所言,桂花占尽了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

记得小时候,喜欢抓一把桂花,爬上墙头,一朵朵地取出来,托在掌上,轻轻地抛出去。桂花的花瓣像蜻蜓的羽翼般,迅速地旋转起来。花朵成为一团黄色的漩涡,以一种狂放的舞姿落向大地,在美中诞生,亦在美中消亡。我能乐此不疲地玩上小半天,来享受这份短暂而浪漫的美。

母亲不懂,只以为我在浪费时间,便把我喊下来,和我一起摇桂花。她先在地上铺好塑料布,然后使劲地摇。她的力气小,所以整个身子都在用力,像与树拔河一般,抓着树枝迅速地半蹲,靠着体重硬是把高大的桂花树摇出扬尘去糠般的沙沙声。她还会喊我和她各站一边,把桂花摇得快散架咯嗒咯,细小的桂花便纷纷脱离了树的掌控,像是等了太久的经年的雪,落得毫不留恋,落得迫不及待,落得浩浩荡荡。一时间,清香四溢,久久不散。

母亲蹲在地上,鬓角上挂着星星点点的桂花,如果不是岁月给了她太多的沧桑,这应当是一幅美人弄花图。作家琦君在《桂花雨》中深情地回忆了童年时摇桂花雨的场景,她在树下大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或许,对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被桂花雨淋过的童年,也是不完整的。

把桂花都装进簸箕里,晒干后就能泡茶了。冲出来的茶水泛着温润的黄绿色,在秋天的肠胃里唤醒春天的念想。它的香气很柔,软软的撒在舌尖,让说出来的话都有着醇厚的质感,使人忍不住地亲近。

曾见过生活精致的人,专程到桂花树下喝桂花茶。你分不清茶中漂浮的桂花是撒进去的,还是树上飘落,它在茶水中重新焕发了活力,快活地兜着圈,如戏水的小黄鸭。把桂花含在嘴里,每一次饮茶,让茶水裹挟着清香在口中氤氲,以涓涓细流的方式一点点地沁入喉咙,唇齿都会享受到一次清福。此刻,上有花枝招展,中有杯含桂韵,下有落英满地,人和花在这一刻形成了圆融而和谐的统一。

不过,相比于品茗,我更喜欢睡觉——找一棵桂花树,铺张席子,便是一场幽梦。风来时,一两朵桂花落下来,直接落入梦里,用丝丝缕缕的清香织成翅膀,让我似蝴蝶般,在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发出千秋大问。我躺在厚厚的桂花之中,像是一只渺小的虫子,被天地以浪漫的礼遇送入梦境。在我起身的时候,风在我的脚下打着旋儿,我逐渐化成纷纷扬扬的桂花,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一束秋阳的光芒。

有些人天生灵魂里就透着香,我想,就是因为他的上一段旅程,是以桂花填入了结局。

如果说桂花是一首诗,那么闲就是它的诗眼。把岁月当作杯盏,摇进三朵桂花、三寸月光、三点星辉,添上一缕茶香,秋日最美的风露便能如辛弃疾所言,“染教世界都香”。

(作者来自江苏油田)

# 永不消逝的“电波”

楚学朋 宋峰

西南风凛冽,裹着浓厚湿气一路扑来。它与地处湖北利川的齐岳山数度交锋后变得温柔而克制。当它掠过狭长如剑的建南沟后,已经染上了春天的羞涩。

日头将落,炊烟渐熄,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傍晚,原本是江汉油田建南气矿的职工家属们翘首以待,小孩子们打闹嬉戏的时光,气矿大院、家属区和山道上常常是一片喧闹,但这一天的气矿却静悄悄的,大伙儿都猫在家里紧张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不时抹一把额头的汗水。

7时整,一片雪花般的黑白电视屏幕闪了几下,小屋内响起了新闻联播熟悉的乐曲,播音员那清脆的声音出现在屏幕上。“有影了,有影了,清楚得很!”家家户户奔走相告,那天晚上他们一直看到节目停播才恋恋不舍地关灯睡觉。

在矿部背后的最高峰“七蹬岩”峰顶上,刚刚安装调试好的电视差转机安静地运转着,将接收到的载波信号源源不断地投射到机关大院、生产井场和家属院。

1983年这个春天的傍晚,留在建南人的记忆中,1000多名坚守在建南山沟的职工和家属,第一次看到了清晰的电视影像,尽管只能收到四川电视台以及转播的中央台新闻联播,却打开了气矿同步了解国家大事的窗口。从此,深隐于群山深处的建南沟不再孤单。

“能看电视节目”这条职工诉求,从提出到落地,在交通不便采购困难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两周时间,因为建南气矿的领导始终怀揣着一份执着。

1969年,轰轰烈烈的五七石油大会战全面展开,五七油田15团4000余名将士肩负开拓重镇的重任挺进鄂西渝东,一年后,在湖北恩施利川建南镇打出了湖北省第一口工业气井建3井,喜获37720立方米工业气流。

都说石油人痕迹天涯,哪里有油气哪里就是家,4000余名江汉人在深山里扎根安家,建南气矿由此而生。他们在这里率先发现了国内首个生物礁气藏、天然气气藏,创下了多个国内钻井纪录,为国内同类地层的勘探开发提供了重要指导,建46井更是获得了日产高达90万立方米的高产气流。1975年,康世恩同志专门批示,邀请67名气矿职工赴北京参加了“五一”观礼。

然而,随着石油会战的结束以及国家石油战略的调整,石油工业部实行“一亿吨原油包干”,队伍陆续调往中原等地,职工人数锐减至815人。这个数字,老建南人记得异常清楚,就是这815名留守在山沟里的职工,开始了长达18年的“守摊子”。

建南沟交通不便,山洪频发,物资异常紧缺。为了解决住房难题,矿里组织职工下河捞石头,搭建夏季闷热、冬季透风的石板房、油毡房。更为艰苦的是驻扎在深山老林里的采气队,他们住的是钻井队留下的简易石块房,门窗变形,四处透风,多数井场不通电,晚上靠天然气灯照明值班。一点微弱的灯火,在松涛如潮,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犹如前线的“猫耳洞”,职工们养狗为伴,实在受不了就对着山谷喊山。山路险峻,换班要自己背水背菜上山,碰到大雪封山,一守就是个把月。

工作条件艰苦,生活条件同样艰苦。建南人记得,有一年地方政府送来一批腊猪蹄慰问,职工把一只猪蹄剁成几块,一家人吃上一周。

让815名员工和数百名家属吃好吃好

点、住好一点,能够安心守住气矿,始终是20世纪80年代初气矿一班人的心头大事。自力更生修建图书室、娱乐室;谋求地方政策支持,解决了子女入学就读的难题;建起了正规住宅房,让职工告别了多年居住的席棚房、简易房;为驻守高山的一线并组翻修了宿舍、值班房,新添置起厨房、寝室用具,配齐了防风防蚊门窗。

气田,渐渐有了家的样子,山沟的矿区,烟火气渐渐浓了起来。有的职工家庭用攒了很久的钱,买回了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电视机,却由于地处大山深处,无论怎么调试都无法收到清晰的电视信号。后来他们自己买来天线,用竹竿自制“振子”天线。由于建南沟处在峡谷风口处,信号始终无法稳定,碰到重大新闻、电视剧,得专门派一个人守在楼顶的天线边上寻找信号。看电视成了所有人的头等大事。

建一个电视差转机,价格不菲。可男女老少干把“人”挤在山沟里,远离城市、缺乏娱乐、消息闭塞,精力过剩的“气二代”“成天成群结队上山掏瓦闹腾得很,气矿的领导一拍大腿,装!

于是,气田从十分紧张的经费中挤出资金,买回了电视差转机,勘察后决定在矿部后“七蹬岩”上建设接收中转发站。“蹬”即“搬动”的意思,意指这座小山海拔不高却格外险峻,只有一条小道通往山顶,爬起来格外费劲,施工难度极大。可“七蹬岩”地理位置极佳,周边没有遮挡,信号能够覆盖到矿部机关和三公里以外的家属院,就它了!

听说要装“电视天线”,职工和家属们热火朝天,大伙儿用扁担箩筐把设备挑上山,又在丛林间勘察路线、挖沟布线,把电缆拉到了山顶,还在山顶建起了三间平房,利川市城区外的第一个电视差转机就此建了起来。

“七蹬岩”也有了个新名字:电台山。开机那天,矿区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为了确保差转机正常运转,气矿每周安排一名职工在山上居住,负责维护设备、调试信号。女工田峰记得,她的父亲在电视台工作,每隔一周就要背着米面、蔬菜到山顶值班,一值就是一周,下雨下雪都要确保大伙儿能看上电视。晚上周围一片漆黑,大风呼啸,可看到山脚那一片片明亮的灯火,就什么也不怕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下卡》等电视剧、“燕舞”收录音机和“遂州大曲”的广告,陪伴着气田的孩子长大成人,至今那些经典台词和广告语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差转机建好了,气田的氛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在井场干活儿,一抬头就能看到高高山顶上那小小的、尖尖的铁塔天线,好像日子就有了盼头,干活儿也不觉得累了。傍晚时分,下班的职工、放学孩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成为留在气田孩子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不久,气矿又向恩施州无线电委员会申请安装了一套效果更好的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能够接收两颗卫星8个频道的节目,让气田人能够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

这个大锅盖,特意安装在当年建南的发现井建3井院内,只为了纪念第一代采气人在芦苇棚昏黄的油灯下,看一张报纸的日子。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透出的电视音乐声,在矿区里回荡。山顶的信号犹如水波一般洒遍整个建南沟。

因为有了设备,建南自建了“指挥部”电视台,职工自采自编的《气田新闻》走上

了荧屏,在屏幕上寻找自己的镜头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一大乐事。

精神生活丰富了,心就稳了,干劲也足了。石油人的韧性,在这样艰难与快乐并存的环境中被完全激发了出来。为了解决吃饭难题,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采气人不等不靠,借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春风,办起了养鸡场、副食加工厂、酿酒作坊,收鸡蛋、做蛋糕、酿酒,生产空闲时组织车队为周边厂矿吊装大件设备、拉运化肥矿石煤炭,机修车间开办对外机加工业务。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优势为地方打了三口盐井,不仅挣回了上百万元的收入,更一举解决了周边群众千年以来的吃盐难题。利用天然气烧出的腾龙牌炭黑,因为质量过硬一举成为部优省优产品,畅销十几个省市。

建南人把这段长达18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称为“吃饭工程”,815名职工在这块江汉油田的石油飞地,共同“熬”过了这段难忘的时光。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一股信念:找到大气田,多采气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建南气矿一直保留了一支50余人的地质队伍,对建南区块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为建南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终于迎来了勘探开发的第二春。上世纪90年代川鄂边区被圈定为天然气勘探主阵地时,积蓄了18年的力量喷薄而出,龙驹坝、太平场、黄金台、茨竹坝……一口口探井产量喜人,储量产量双双双翻番。尤其是1998年,建万管线建成打开外销通道,中国石化重启建南周边勘探,闯过一道道又一道的难关建南人迎来了新一轮勘探开发会战热潮。

时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牟书令到建南检查时说:“你们坚持勘探,在鄂西打下了一个桩,占住了地盘,这就了不得。”

正是建南采气人的接续奋战,作为“桥头堡”守住了鄂西渝东两千万平方公里的资源登记区块。2012年中国石化在涪陵焦石坝实现了页岩气勘探的重大突破时,江汉油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机遇。在2025年更是拿下了我国首个探明储量达1650.25亿立方米的二叠系大型页岩气田红星气田,55年的坚守,终得圆满。

“七蹬岩”峰顶的差转机,守站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信号始终没有中断过,并且还新建了覆盖更广、信号更好的天线,只为了让周边的老百姓也能够看上电视——那段岁月,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同舟共济。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七蹬岩”上的电视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设备拆走、人员撤回。但峰顶的平房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许多年过去了,青色条石砌成的墙依然厚实挺立,历经风雨不倒,守站职工栽种的树木绿荫如盖,有风吹过,哗哗作响。

电视台虽然停了,但无线电波依然遍布工区的角角落落,这里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能够享受到高速的5G和WiFi信号,冲浪、追剧、网购、视频……连通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热热闹闹的建南井场上,累了,抹把汗,看看飘着白云的“电台山”峰顶,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 秋日私语

卢亚兰

十月,在一个雾气浓浓的清晨走向秋天的田野,昨夜微雨的乡间小径,鞋子沾满泥土和露珠,露水浸透了鞋袜,一阵清凉穿透皮肤钻进心底。远处的小山丘萦绕着还未散去的雾气,在低垂的云层下,山丘是动人的黛色,我们朝着那黛色的山丘一直走。

秋天的田野空荡荡的,所有的农作物都因为果实的成熟而迎来一季落败,人们收割了果实,把那些托起过果实的枝叶抛弃在地头,风吹雨淋,化作来年护花的春泥。

田埂上,有佝偻着的背缓慢又沉重地移动着,他们肩扛着金黄的玉米或是带着泥土的洋芋,沿着窄窄的田埂走到小路,穿过小路走到大路边停放的三轮车旁。那些背着果实的人面容苍老,步履蹒跚,他们年轻的孩子肯定像果实一样被名利的浪潮带出了村庄,留下这一张张苍老的容颜,守着原野和村庄,独自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果实。

和田埂上走过来的人擦肩的,很多已是陌生的面孔,有人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也有人会根据面容很快猜出我是谁家的孩子。他们脸上满是岁月流逝的痕迹,那些深深的皱纹里藏着秋风吹不动的尘土,却也溢出了满腔的热情。说了再见,看到4岁的儿子已走了很远,他孤孤单单走在田埂上,好奇地欣赏着秋天的田野。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好几个伙伴一起在田野里捉蚂蚱的欢乐时光。

在一个还未收割的玉米地旁边停下来,儿子开心地钻进玉米地,在枯黄的叶子中剥出一个金灿灿的玉米,他抱着两根自己采摘的玉米很满足。被高高的玉米秆包围着,他不停地拨开枯黄的玉米叶子寻找出去的方向,像一只着急的小鹿。走出了玉米地,我们沿着田野继续走,田野里少了果实,却多出了几个新坟,他们像果有着归属,各自理在自家的地头,成了永远的守候者,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是秋天的宿命,也是秋天独有的风景。从田野回来我们走进老屋背后的果园,杏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变红,村庄里的风是在彩色的颜料盒里溜过弯的,喜欢捉弄那些最先眨眼睛的叶子。恋恋不舍飘落的杏树叶,美得像一只红色的蝶,我和儿子采了红叶夹在书里,做成落叶标本,这是秋天的仪式感。园中依然有很多绿色的叶子,这在风里,懒洋洋享受着无上的清凉,久久不愿收拾秋天的行囊,但总有一阵风会吹响它们的铃铛,哗啦啦寻根而去。

园中有奶奶种的各种蔬菜,辣椒茄子西红柿,南瓜油菜青萝卜,树上渐渐熟透的梨和苹果,园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是秋天最后的浓妆。果园是村庄最值得炫耀的百宝箱,打理好一个果园对村庄里的女主人来说的确是一件浪漫的事,年龄越大,她们就越喜欢自家的园子。

但我觉得,秋天的村庄里最浪漫的,是夜晚的星空。吃过晚饭天渐渐黑透的时候,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夜里十点半以后的星空是最美的时刻,亮晶晶的星辰洒满深邃的墨蓝天空,银河清晰可见,星星有远有近,有明有暗,有大有小,很随意地搭配着,有流星在瞬间划过,不知去向。满天繁星在映入眼帘的那一瞬间,像是被风打翻的宝石盒,那星星分明是穿过了眼帘落进了心底,我似乎听到了清脆的撞击声,叮叮当当。是啊,我多想把它们永远留在心底。

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忘记了时间,就想这样一直看下去,看一颗星星眨着眼睛,看一颗流星飞速划走。有风吹落了一片榆树的叶子,在我眼前旋转降落,在薄凉的风里,又一季落叶开始了从枝头到大地间的迁徙。寻着这片叶子的踪迹,我看到那棵老榆树紧挨着房檐,枝丫想把老屋揽入怀中。夜已深,人也应该睡去了,用一夜的睡眠迎接一个朝气蓬勃的清晨。睡去,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的眼里依然是漫天的繁星,它们走进我的梦里,轻轻诉说着秋日的私语。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云端油影。

呼延月心摄

## 雨夜

齐帆

深夜打开天窗,看到灯光交织的雨夜在北方的十月,想一个人的疼,盖过纷乱的雨一直在说话

拥抱过黑暗,恐惧才会少一些,透透快乐,痛苦也成为天山的雪莲一片圣洁,我用身体多出的澎湃,沉寂在一个人的书房耕耘,往返于一本书中

脚印叠着脚印,孤独踏着孤独,成为一条河——淡光潺潺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